

中世纪三部曲·第一部

圣殿春秋 III

做自己喜欢的事，直到世界为你改变。

[英]肯·福莱特 著

胡允桓 译

KEN FOLLETT
THE
PILLARS
OF THE EARTH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圣殿春秋 Ⅲ

[英]肯·福莱特 著

胡允桓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读客®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激发个人成长



in side

第四部分 (1142—1145)

第十一章 / 003

“我没法随心所欲，”阿莲娜非常伤心，“这不是我的命运。”杰克回答她：“你所做的是错的，我该说，是邪恶的。放弃这样的幸福，就像把珠宝扔进大海。比任何罪孽都要深重。”

第十二章 / 068

他感到自己在流泪。他走到哪里都能生活下去，但他却哪里也不属于。他曾经当过刻石匠、建筑匠、修士和数学家，但却不知道，如果真有的话，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杰克。他已经十九岁了，还无家可归，无根可寻，既没有家庭，也没有生活的目标。

第十三章 / 159

懊悔的痛苦是她随身携带的一个重负，如同怀着的胎儿一般。有时候她很清晰地感觉到了，有时候她几乎丢到了脑后，但这种懊悔始终存在。它常常刺痛她，成了习惯性的痛苦。

第五部分 (1152—1155)

第十四章 / 235

杰克看出来，他败了。“就这样吧，”他痛苦地说，“你们了解我，你们也了解我哥哥；但你们还是挑了阿尔弗雷德。你们了解菲利普副院长，你们也了解威廉伯爵；可你们还是挑了威廉。我对你们只有一句话要说，你们将要得到的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

第十五章 / 300

理查的脸上绽放着仇恨的光彩。威廉可以看到他残耳上的疤。理查仇恨的力量比起他手中闪光的剑更让威廉害怕。威廉原以为他把理查彻底击垮了，而如今理查卷土重来，率领着一支衣衫不整的队伍，把威廉随意耍弄。

第十六章 / 364

阿莲娜吓得瞪着眼睛。这一刺太可怕了。阿尔弗雷德杀猪般地号叫了一声。理查抽出匕首，阿尔弗雷德的血从胸膛上的洞中喷涌而出。阿尔弗雷德张开嘴想再叫，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面孔变白又变青，眼睛闭上，倒在了地上。血浸透了灯芯草。

第六部分 (1170—1174)

第十七章 / 419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弄清我的父母。”乔纳森说。
“我竭力想象他们是什么样子，请求上帝让我和他们见面，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爱我，询问他们为什么撇下我。现在我明白了，我母亲在生我时死了，我父亲后来一直守在我身边，直到他死。”他透过泪水笑了，“我没法告诉你，我有多幸福。”

第十八章 / 455

杀人凶手们走后，有一阵僵持的沉寂。大主教的尸体俯卧在地上，砍掉的颅顶，连同上面的头发，像个壶盖似的，翻在头的旁边。菲利普把脸埋在双手之中。这结束了所有的希望，他不停地想，野蛮取胜了，野蛮取胜了。他有一种飘飘忽忽的晕眩而失重的感觉，如同他在缓缓坠下一个深湖，在绝望中溺死。



第四部分

1142-1145

out side

第十一章

—

威廉的胜利被菲利普的警告泼了冷水，他不但没有满足和得意之感，反倒担惊受怕，唯恐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当真会下地狱。

他当时曾勇气十足地回答了菲利普，嘲笑地说：“这就是地狱，修士！”但那不过是仗着进攻时的刺激而说的大话。事过之后，他率领他的人马撤出烈焰一片的王桥镇；当他们的坐骑和心跳都放慢了速度，当他有了时间回顾这次袭击，想着他伤害、烧死和杀死多少人的时候，他忆起菲利普那愤怒的面孔和他那直指地下的手指，以及他那末日审判般斩钉截铁的词句：“你要为这个下地狱的！”

到天黑下来的时候，威廉就彻底垂头丧气了。他的部下原想聊聊这次行动，重温当时的盛况，品味一下屠戮的滋味，但很快就发现了主人的情绪，只好阴沉下脸，默不作声了。他们在威廉一家较大佃户的庭园住宅里过夜。晚餐上，这帮凶神恶煞喝着闷酒，直到喝得一个个不省人事。那家佃户晓得打仗以后男人通常

的要求，特意从夏陵约来一些妓女，结果她们的生意也没做成。威廉一夜都没合眼，担心自己会在睡眠中死去，直接下了地狱。

第二天上午，他没有返回伯爵城堡，而是去见沃尔伦主教。他们一行人到达时，主教不在他的宫里，但鲍德温教长告诉威廉，主教准备下午见他。威廉在祈祷室等候，他瞪着圣坛上的十字架，竟然在炎炎夏日中直打冷战。

沃尔伦终于回来了，威廉觉得自己想吻他的脚。

主教身穿黑袍，快步走进祈祷室，冷冷地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威廉站起身，竭力把惊恐的可怜相掩藏在强作镇定的外表下：“我刚刚烧毁了王桥镇——”

“我知道，”沃尔伦打断他的话，“这一整天我满耳朵听的全是这件事。你着了什么魔了？你疯了吗？”

主教的这一反应全然出乎威廉的意料。他事先并没有和沃尔伦讨论这次袭击，因为他一心以为沃尔伦定会赞同无疑。沃尔伦痛恨与王桥有关的一切，尤其是菲利普。威廉原以为，他即使不是兴高采烈，也会欢欣雀跃。威廉说：“我刚刚毁掉了你最大的敌人。现在我需要忏悔我的罪行。”

“我并不吃惊，”沃尔伦说，“他们说一百多人给活活烧死了。”他打了个冷战，“这样的死法太可怕了。”

“我准备忏悔了。”威廉说。

沃尔伦摇摇头：“我知道，我不能给予你赦免。”

威廉的嘴里发出一声恐惧的叫喊：“为什么不能呢？”

“你知道，温切斯特的亨利主教和我又站到了斯蒂芬国王的一边。我看，国王不会赞成我给予一个莫德女王的支持者赦

免。”

“你妈的，沃尔伦，是你劝我倒戈的！”

沃尔伦耸耸肩：“再倒戈回来嘛。”

威廉醒悟到，这是沃尔伦的目的。他想让威廉转而效忠斯蒂芬。沃尔伦对焚烧王桥的惊惧不过是装模作样，他不过想占据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想到这里，威廉大大吁了口气，因为这意味着，沃尔伦并非坚定不移地反对给他赦免。但是，他要再次倒戈吗？一时间，他没有说话，他要平静地想一想。

“斯蒂芬整整一个夏季都在节节胜利，”沃尔伦接着说，“莫德请她丈夫从诺曼底过海来帮她，但是他不肯。形势对我们有利。”

威廉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可怕的前景：教会拒绝赦免他的罪行；郡守控告他犯了谋杀罪；获胜的斯蒂芬国主支持郡守和教会；威廉受到审判，处以绞刑……

“学我的样子，并且追随亨利主教——他知道刮哪边的风，”沃尔伦敦促说，“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温切斯特将会被定为大主教管区，亨利将是温切斯特大主教——其地位与坎特伯雷大主教分庭抗礼。而等亨利一死，谁又说得准？我可能是下一任大主教。之后嘛……嗯，已经有英格兰红衣主教了——某一天，也许会有一位英格兰教皇呢……”

威廉瞪着沃尔伦，他忘记了自己的恐惧，而被主教那张冷冰冰的脸上流露出来的赤裸裸的野心弄得目瞪口呆了。沃尔伦做教皇？什么事都是可能的。但沃尔伦当下的前程是更重要的。威廉看得出来，他是沃尔伦棋局中的一个卒。沃尔伦通过把威廉和夏陵的骑士们打发到国内战争的一方或另一方，显示了自己的能

力，还和亨利主教一起，赢得了威望。威廉要让教会对他的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要付出那种代价。“你是说……”他的声音沙哑了。他咳嗽了一声，又重新说：“你是说，如果我宣誓效忠斯蒂芬，并再次站到他一边，你就肯听取我的忏悔？”

沃尔伦的眼睛一亮，又变得面无表情了。“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他说。

威廉别无选择，不过，无论如何，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拒绝。在莫德似乎获胜时，他投靠了她，而如今斯蒂芬看来占了上风，他也准备好再转回来。反正，只要他能摆脱那可怕的地狱，他是什么都肯干的。“好啦，那就同意啦，”他不再犹豫地说，“只是要听取我的忏悔，快点。”

“好极了，”沃尔伦说，“咱们祈祷吧。”

随着他们简短地完成了祈祷，威廉感到罪孽的重负从他背上卸了下来，对他的那场胜利，渐渐觉得满意了。他从祈祷室走出来时，他的手下能够看出，他已经振奋起精神，他们也立刻高兴起来。威廉告诉他们根据沃尔伦主教表达的上帝的旨意，他们要重新为斯蒂芬国王而战，他们借此机会，要庆贺一番。沃尔伦吩咐上酒。

他们等候吃午饭的时候，威廉说：“斯蒂芬现在该批准我在我的采邑里行使权力了。”

“他当然应该，”沃尔伦表示同意，“但这不意味着他愿意。”

“可是我已经投奔到他这边！”

“王桥的理查从来就没离开过他这边。”

威廉让自己露出体面的笑容：“我想，我已经除掉了来自理查

的威胁了。”

“噢？怎么回事？”

“理查从来就没有土地。他之所以能够支付得起一名骑士的耗费，全靠用他姐姐的钱。”

“这固然不够正统，但始终够用。”

“可是他姐姐再也没钱啦。我昨天放火烧了她的仓房。她完蛋了。理查也就跟着完了。”

沃尔伦点点头表示赞同：“这么说，他销声匿迹只是个时间问题。以后嘛，我可以认为，伯爵采邑就归你喽。”

午餐已经备好。威廉的士兵坐在下席，和主教宫殿里的洗衣妇调情。威廉和沃尔伦以及他的副主教们坐在上席。威廉如今轻松了，倒是很羡慕和洗衣妇们在一起的部下，与副主教们坐在一起，实在乏味。

鲍德温教长端给威廉一盘青豆，说：“威廉老爷，你怎么防止别人做菲利普副院长要做的事，比如开设他自己的羊毛集市呢？”

威廉被这个问题问住了：“他们不敢！”

“别的修士也许不敢了，但一个伯爵敢。”

“他需要执照。”

“如果他为斯蒂芬而战的话，他就可能得到一个执照。”

“在这个郡里不成。”

“鲍德温说得对，威廉，”沃尔伦主教说，“围着你的采邑边界，所有的城镇都能设羊毛集市：威尔顿、德维尔兹、韦尔斯、马尔博罗、沃灵福德……”

“我烧掉了王桥，我也能烧掉任何地方。”威廉躁怒地说。

他喝了大口酒。他的胜利被否定了，让他很生气。

沃尔伦拿了一个新面包卷，掰开来，但是没有吃。“王桥是个容易的目标，”他争辩说，“那儿没有城墙，没有城堡，甚至连一个让人们避难的大教堂都没有。而且管理那城镇的还是没有骑士和士兵的修士。王桥是毫无防范的。大多数城镇可不同。”

鲍德温教长补充说：“等这场仗一打完，不论谁胜谁负，甚至连王桥这样的城镇，你也不能烧完就走，没人管你。那就是破坏了国王的和平。在正常的时候，没有哪个国王会对此视而不见。”

威廉明白了他们的论点所在，对他们的说法很生气。“那么说，整个事情都算白费劲啦。”他说。他放下了餐刀。他的胃由于紧张而痉挛，他再也吃不下了。

沃尔伦说：“当然，如果阿莲娜破产了，那就留下了一种空白。”

威廉没听懂：“你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今年，这个郡里的大多数羊毛都卖给了她。那，明年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沃尔伦继续用老谋深算的样子说着：“除了菲利普副院长之外，方圆几英里之内剪羊毛的人，不是伯爵的佃户，就是主教的佃户。你是伯爵，只是还没个名义，而我呢，是主教。如果我们强迫我们的佃户把他们的羊毛卖给我们，我们再卖到夏陵的羊毛集市上去，就算有人弄到了执照，也剩不下多少生意给他的集市了。”

威廉立刻看出来，这个主意很高明。“我们就可以赚和原先阿莲娜一样多的钱。”他指出。

“不错。”沃尔伦咬了一小口眼前的肉，边嚼边说，“所以嘛，你烧毁了王桥，使你最坏的敌人破了产，这就给你自己开辟了新财源。你这一天干得挺值得的。”

威廉喝了大口葡萄酒，觉得肚子里热烘烘的。他往桌子的下首看去，目光落到了一个丰满的黑发姑娘的身上，她正朝他的两个手下卖弄风情。也许今天晚上他能得到她。他知道那会是怎么回事。等他把她逼到墙角，按倒在地，撩起她的裙子，他就会想起阿莲娜的面孔，以及看到她的羊毛冒出火苗时的那种恐惧和绝望，随后他就能干那件事了。他想到这光景，微微一笑，又切下一大块鹿肉，放到嘴里。

菲利普副院长被王桥这场大火一直震撼到内心。威廉的行动之意外、袭击之野蛮，人们惊慌痛苦的可怕景象，惨不忍睹的屠戮，以及他自己面对这一切的软弱无能，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他头晕目眩。

最糟的是建筑匠师汤姆之死。汤姆精通他那一行的所有手艺，技巧娴熟，造诣极高，本来指望他继续掌管大教堂的修建，直到完成。他也是菲利普在修士圈子之外最亲密的朋友。他们至少每天谈一次话，在他们这一巨大工程所面临的无穷无尽、各式各样的问题中，共同奋斗，寻找解决的途径。汤姆是少有的既有智慧又富人情味的人，与他合作是一种愉快。他就此与世长辞，让人难以相信。

菲利普感到，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再理解了，他没有真正的权力，他不能胜任比王桥镇小得多的一座牛棚的管理工作。他一向

相信，如果他真诚尽力并相信上帝，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王桥被焚似乎证明了他是对的。他失却了一切动力，整天坐在他在修道院的居室里，看着小圣坛上的蜡烛一点点往下烧，什么也不做，只是想着彼此无关的种种凄凉念头。

倒是年轻的杰克，看到了该做的事情。他把死尸都运到做墓穴的地下室，把伤者抬到修士寝室，并准备了应急食品，给河对岸草地上活着的人们吃。天气温暖，大家都睡在露天里。大屠杀的第二天，杰克把镇上还昏昏然的居民组成一支支的工作队，把修道院内的灰烬和瓦砾清除出去，而白头卡思伯特和司财米利乌斯则从周围的农场上征收食品。第三天，他们把死者埋在修道院北侧的一百九十三座新坟里。

菲利普只是按照杰克的建议下达着命令。杰克指出，在多数情况下，幸存的居民们在大火中只损失了很少值钱的东西——也就是一把铁锹、几根棍棒而已。庄稼还长在地里，牲畜还在牧场，人们的积蓄还在原先埋藏的地方，通常都在他们家中的灶下，没被横扫全城的地面上的大火所触及。烧掉了货物的商人是损失最大的人，有些人，如阿莲娜，破了产；别的人还有不少埋藏的银子，还可以重新起家。杰克建议立刻重建全镇。

在杰克的建议下，菲利普特许，为重建住宅可以在修道院的树林里自由砍伐木材，但只限一个星期时间。结果，王桥一连七天镇上无人，各家全都去挑选和砍伐树木，以供盖新房之需。在这一星期之中，杰克要求菲利普为新城做出规划。这个主意攫住了菲利普的想象力，使他摆脱了沮丧情绪。

他无休止地接连四天做着他的规划。围着修道院墙一圈，将是富有的工匠们和店主们的大房子。他想起了温切斯特纵横交